

MODERN SHADOW by SHADOW

摩登

影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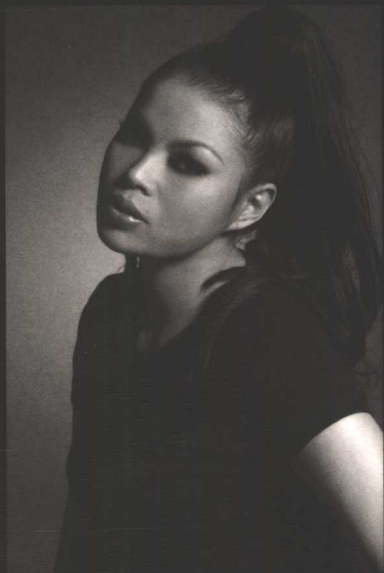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影子◎著

# 摩登影子

MODERN SHADOW by SHADOW





影子，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并取得欧美及中国语言文学双学位。自1993年起师从上海音乐学院李苏友先生学习声乐，1998年应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邀请赴该校音乐系担任访问学者，同年10月于好莱坞录制完成个人首张国际唱片《影子作品壹号：去东方》并发行。之后，相继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和罗斯福大学学习戏剧及音乐舞台剧表演，曾先后参加过芝加哥皇家乔治剧院、斯戴芬·沃尔夫剧院及第二城喜剧剧院的演出。2002年学成回国后，先后与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等合作，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系列音乐会中演出经典爵士乐及百老汇音乐剧作品，并参演了上海真汉咖啡剧场的首部音乐话剧《与陌生男人喝酒》。3月在上海主演了曾获欧比奖的百老汇名剧《阴道独白》，这是本剧在亚洲的首演。9月在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青春歌舞剧《挑战3对3》中担任主演。2003年1月，唱片《影子演唱的百老汇音乐剧经典选段》作为中国首张音乐剧演唱专辑正式出版发行，同年4月在上海艺海剧院举办了“夜之歌——影子百老汇金曲演唱会”并取得巨大成功。创作演唱的影视歌曲包括《月上海》、《大马帮》、《天边外》、《生死卧底》。此外还在众多报刊杂志开设个人专栏，专栏内容涉及音乐、电影、时尚等当代流行文化领域。由影子参加演出的大型中国原创音乐剧《金沙》于2005年4月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

## 生活 · LIFE

- 018 我是爵士我怕谁
- 022 究竟怎样算成功
- 025 管他幽默不幽默
- 029 她说浪漫就浪漫
- 033 什么幸福不幸福
- 037 能够悠闲且悠闲

## 男女 · SEX

- 044 小男人的空间
- 047 老女人的时间
- 050 贝蒂娜的小奶子
- 054 请给屁股沉默权
- 056 萨特先生的下半身
- 058 把我们自己娱乐死

## 戏剧 · SHOW

- 064 独幕剧《阴道独白》
- 067 雷国华没给我打电话
- 069 当莎莉遇见妮基
- 071 凤在上来龙在下
- 073 恩斯勒密码
- 076 我就在这屋子里头

## 上海 · SHANGHAI

- 086 谁能记得小剧场
- 090 谁比我像上海人
- 094 谁又唱起夜来香
- 098 谁还会过圣诞节
- 102 谁在放映老时光

## 爵士 · JAZZ

- 110 野种爵士
- 112 布鲁斯的杀戮
- 114 黑皮肤的上帝
- 116 自读之乐
- 118 即兴：交媾的艺术
- 120 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 百老汇 · BROADWAY

- 126 影子飞越百老汇
- 128 闹猫季节
- 130 西贡启示录
- 132 上海式样的感官飨宴
- 134 娱乐娱乐再娱乐

## 时尚 · FASHION

- 142 摇摆的20世纪60年代
- 143 无性的20世纪70年代
- 144 自我的20世纪80年代
- 145 彻底的20世纪90年代
- 146 欲望的永恒

## 音乐 · MUSIC

- 154 她们
- 158 偏偏不喜欢黛安娜
- 160 约会卡桑德拉
- 162 亲爱的迪迪
- 164 帕翠霞之存在

## 电影·MOV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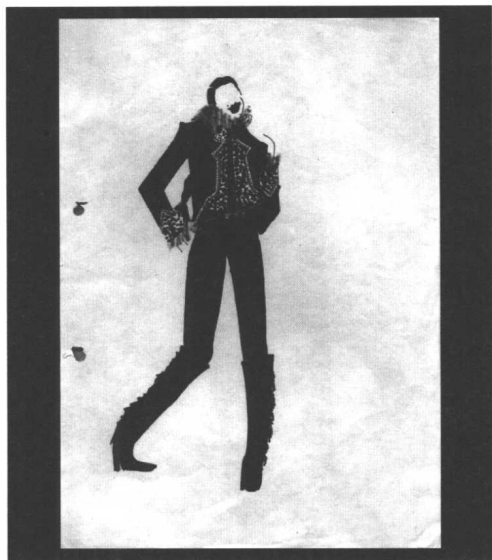
- 170 海上钢琴师
- 172 艾维塔
- 174 芝加哥
- 176 黑暗中的舞者
- 178 红色小提琴

## 书籍·BOOK

- 184 呼兰河传
- 186 意大利童话
- 188 情人
- 190 安琪拉的灰烬
- 192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 人物·PEOPLE

- 204 郎心似铁
- 210 瓶中诗人
- 211 蜀地女妖
- 212 亏夫吾夫
- 214 部落手记



## 附录·APPENDIX

- 220 梦飞舞台
- 224 天生此材必有用 / 李苏友
- 226 影子 / 吴亮
- 228 自跋：记住未来



## 歌词 · LYRICS

- 014 太阳旋律  
040 弄箫  
041 酒色  
080 诱降  
082 从前  
083 旧梦  
106 猫眼  
107 猫步  
122 夜雨  
123 暖夜  
150 樱  
166 花茶  
180 去东方  
181 指尖  
194 独自歌唱  
195 换一种方式  
196 水墨中国  
197 扇舞  
198 阳光的翅膀下  
216 丝路梦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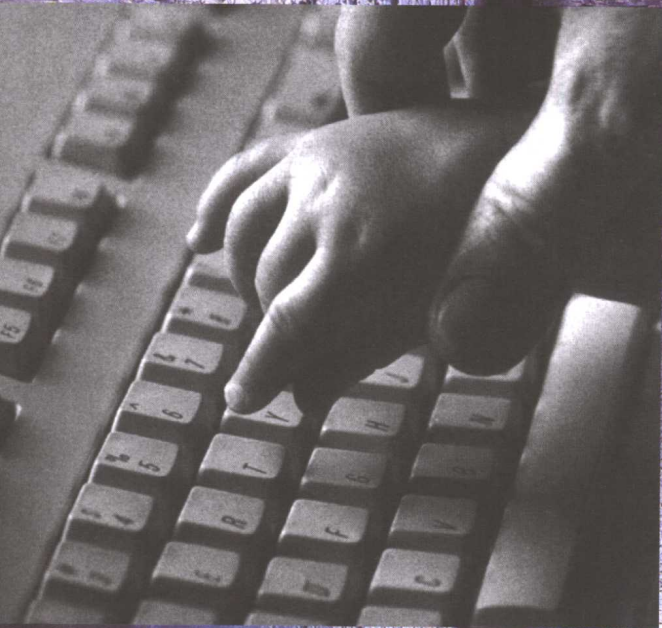
For 我的老师李芳友，

他教会我，所谓人生的选择，其实是对生活方式进行的选择。

——影子

001

献  
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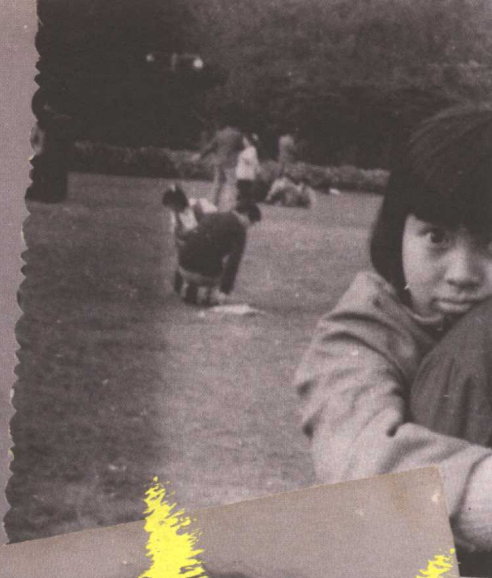


我本人不常读人物传记或人物专栏，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对别人的生活抱有莫大兴趣，即使是那些我深深挚爱着的灵魂：杜拉斯、法拉奇、迈克尔·戴维斯，我都更愿意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一个人的真实生活与他的内心可以是怎样不同的两个世界？正如单就外貌判断，我常被误认作是“徒有其表”，原因是我过分欣赏自己的身体并懂得如何展现：五官、四肢和声音，她们是多么不同凡响（相）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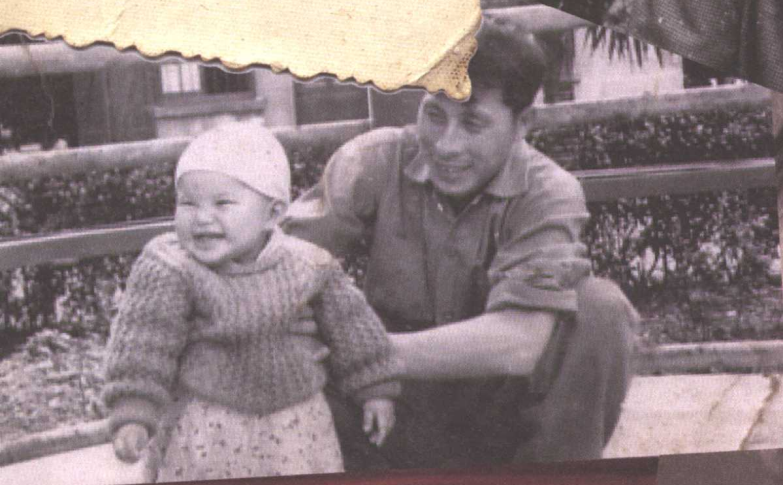
我热爱生活给予我的这许多历练，上帝偏爱了我的天赋却没有溺爱我的成长。从昨天浮躁、莽撞的女孩子到今天自信、自如的艺术家，只是因为我尝到过欢乐、痛苦、失意与得意的味道。是的，艺术家，在我的名片上（如果我有名片的话），正面应该印着“艺术家”的名号，反面才是“女人”。我确是有些不屑以女人为名的，虽然此性征被许多女人看做是征服世界（在她们，“男人”就等同于“世界”）的惟一利器，我却有太多可以恣意挥舞的“兵刃”，大可不必“流于一般”。裹着绣花披肩，坐在1931's窗边同外籍男友喝下午茶的女士在形式上虽一派“占尽天下风流”的意思，实质跟窗外卖茶叶蛋的老太没有区别，虚荣、短见、精于算计，并且更做作、冷漠，我真的不觉得做女人有什么。我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外祖母和母亲，隐忍、沉默、善良却无知，一如天下所有的外祖母和母亲。每个星期我用一整天的时间陪伴母亲，买菜、做饭，然后让她填鸭似的填到我肚皮滚圆。我陪外婆去染头发，过马路的时候几乎是把小小的她抱在怀里，我对她们的感情充满保护和宠爱，是长子长孙的表达方式。











狮子座的我，深受男子品格的影响。外祖父，圣约翰大学毕业，银行经理，浪漫的水瓶座男子。文革抄家，十年里他只有一件白衬衫，但每天出门必浆洗干净、熨烫整齐。若有余钱，他欢喜零食，老店采芝斋的鱼皮花生、五芳斋的糯米白粽、利男居的萨其玛，我不记得他在别处买过这些食品，因为他坚持力所能及适当选择最上品。1979年，在他下放的前进中学楼顶上，全校师生昂首观看露天电影《大刀进行曲》，他把我抱在膝头，一句句台词、一幕幕场景地描绘他欢喜的电影《蟹梦重温》，“黛博拉·蔻儿，美丽的女演员啊！”他说。他听斯苔芬诺的唱片会独自一人流下泪来。校工宣队演样板戏的幕间他会让我躲在幕后清唱《当我们年轻时》。我是多么庆幸得到了这些最初的美的教育！它令我永远也不习惯妥协于现实。

父亲，精力充沛的射手座的男子。运动员出身的他，一生为人单纯，喜结交，好仗义。据说当年祖父母在静安寺枕流公升阔绰饭庄，店内坐镇一把大锡酒壶，是客，二次皆友，常于大快朵颐后分至关门大吉。他快乐又慷慨，故唱酒牌有牌友，钓鱼有鱼友，打球有球友。勇敢，如果你在现今的公共交通上看身让座，十有八九是个肩负渔具或球男子，我爹。我无畏、乐助的天性颇风，高大、敏捷的体态也尽得他的遗



从我降生起他始终希望我是个长大后鱼和这足的男孩、他最要好的朋友，像葆赤子之心。

恩师，李苏友，完美主义的处女座。我18岁时遇见他，至今为止他是恃才傲物的我唯一承认的老师。还有什么人如此发掘过我的才华并衷心珍爱这些才华！我是孤傲的，总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却是仁慈的，非要天下人都识我。于是为了我的成功，他从一开始就同世俗的眼光、世俗的观念、世俗的口味较量，我想他永远也不会放下那杆老“枪”，只要还有一个人不承认我的“举世无双”。他把握着我的技术动向，平衡着我的现实生活，支撑着我的精神世界。“……我不会放弃我的理想，你更不应该，我一定要让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你聪明，有才华，有条件成为一个名人，对这点，我一直坚信不移……”，“……应该比过去更加坚强，我们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应该面对这生命带给我们的所有挫折和艰难，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他在求美国期间一次写给孤独的我的信。这些执着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任必将铭刻我一生。







我足月降生，两岁识字，五岁进学，六岁发表《喳喳日记》（我的小名叫喳喳）。那是每个礼拜天在等待做弥撒的外祖父时于小教堂对面的复兴公园观察一池小金鱼的故事。求学期间囊括各类奖项、包揽无数第一，直至以文科状元之姿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七八岁时的学生手册便开始出现“戒骄戒躁”、“谦虚使人进步”等教师评语，我应该意识到这是残酷人生对我亮起的第一盏警灯，可惜天生情商缺陷，以至整个少年时代虽永独占鳌头却也寂寞寡欢。当然现在长大了，知道了人是不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反应，特别是嫉妒心而存在的。早知如此，我应该在考卷上故意漏作几道题目，就像在球场上放水两个假球。可惜我永远也学不会“大智若愚”的手段，因为人说“不招人妒是庸才”，而我，是人才。

我是人才吗？在周围人眼里我更像是个“屈才”，我说我是中国唱得最好的歌手之一，是中国最好的音乐剧演员，没听过、见过我的，说此公端的是有病，听过，见过的，说同意，可那又怎么样？是啊，那又怎么样，尽管我在纽约林肯中心、悉尼歌剧院、上海大剧团的舞台上征服过观众，可“成名”在中国意味着全世界独有的一种方式——“上电视晚会”，我没有上去过，所以是不成功的，没成名的。每天下午我坐在离寓所不远的淮海路汾阳路口喝咖啡、读美文、晒太阳，店主俞姓诗人，一个熟人，目睹我如此虚掷年华、悠哉悠哉，常有扼腕叹息之激愤，“你应该出来呀”，我无言以对。我不愿意生活在别人的惋惜中，不高兴看见“太监”们为我着急，虽然我深信我是以我无法掩盖的才华横溢赢得了这些真诚的担忧和无价的尊重，可我毕竟只有27岁。

还有恋爱。老有人在我耳边念叨：留美归来，啧啧，才貌双全，啧啧，怎么会没有……；没想到我个人的感情空白，居然成为众人的心头憾事。我觉得也真是莫名其妙，如果本城像硅谷那样来一次钻石王老五评选，我坚信一定能在女榜上名列前茅。于是为了使他们三缄其口，我不得不承认是我的要求太高。客厅里的好朋友不见得是过日子的好伴侣。理想的伴侣应该具备许多条件：不能太脏，也不能有洁癖；不能如泥塑木雕、如死鱼之不张嘴，也不能终日喋喋不休，整夜鼾声不已；不能油头滑脑，也不能呆头呆脑；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地陪你看行云流水，听残荷夜雨，动时能在床上床下打滚像条活鱼……这样的伴侣哪里去找？海兹利特曾用旅行做比方说：如果说路那边的那片豆田有股香味，你的伴侣也许闻不见；如果你指着远处的一件东西，你的伴侣也许是近视的，还得戴上眼镜看。要知道，我是极主观极自我的人，并且常常旅行。



 **BORN  
FREE** FOUNDATION  
Working together  
with 



有一件事大致可以解释我运行的嗜好。我平生的第一件礼物是家人在我三岁生日时送给我的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我从此着魔。认定满月的晚上老橡树西北方向的树阴里埋着海盗里尔克没来得及运走的宝藏。1998年我独自一人在美国求学，圣诞节放假，为赚够学费，我穿梭在旧金山湾区辛苦打工。平安夜，我围着油腻腻的围裙坐在地铁里，从一群餐桌赶往另一堆盘碟。车厢里空无一人，列车横跨东西两岸的时候，在高架的空中行驶，底下是12月的太平洋，惊涛拍岸，连天怒卷。蓦然回首，远处帕克莱山山顶，一棵由千万盏灯泡组成的硕大的圣诞树在漆黑的夜空下发出冰蓝的光，神秘而晶莹，就像一个遥远的梦境，如果没有车窗，我会纵身扑向它。不知为何，每当临海，无论是澳洲的邦戴海滩还是英吉利海峡，我总有纵身跃入的冲动，不是自杀，我想潜意识里我是要游回故乡去，游回童年的梦境里头去。如今我回来了，每天深夜在街上散步，走过我出生的红墙头医院、没有操场的小学校、已被改造成著名风景点的石库门的老家，然后回到我的旧床上去睡，母亲总为我留门。但我仍然做航海的梦，藏宝图，骷髅旗，嘿哟，朗姆酒啊来一瓶，以及在南太平洋小岛上，星空下斯蒂文森的墓，墓碑上镌刻着：“我是我灵魂的舵手，我是我命运的船长。”

陪伴我旅行的除了《金银岛》、老师的信，还有一枚小小的光学三棱镜。那几乎是我童年唯一的玩具，我最热衷的游戏是在屋子里有阳光的中午，把三棱镜举到眼前，一面朝里看，一面往前走。原本又黑又暗的走廊，透过三棱镜，呈现出一条拱形的、没有尽头的彩虹路，我沿着这条假想的七色路走啊走啊。这个游戏我不知道独自玩了多少回，每次直到额头重重地撞在门把上，才把我从梦的天地带回到现实世界……很多时间，我觉得自己仍然是那个举着三棱镜朝前走的小女孩，对世事险峻一无所惧。我曾在洛杉矶去旧金山的5号公路上出过一次车祸，四个车轮有三个飞弹出去，车身几乎倾翻，奇怪的是我竟毫发无损地爬出了车。当我坐在路边石上等待修理厂的拖车时，忽然想起刘伶说：“死便埋我。”可是我还活着，没有理由不看看风景。拿出三棱镜看太阳，一道彩虹一如既往地横跨眼前。人生的获得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既不愿因苟且而富贵也不会轻易放弃掉关于成功的梦想。生活时时处处令我激动和满足，哪怕是几经折射的海市蜃楼也是美，更何况我还拥有可供演绎另一番人生的——舞台。

